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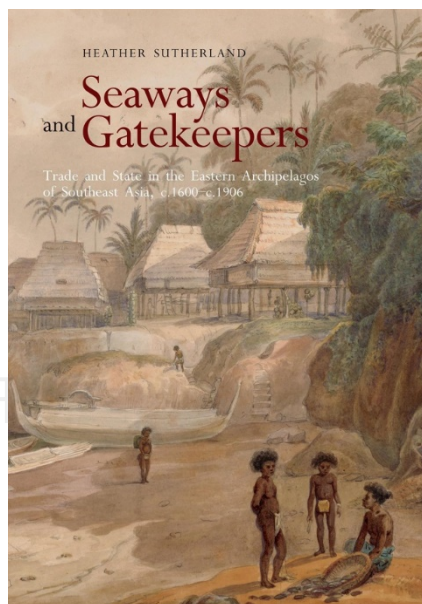
##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希瑟·萨瑟兰《航路与守门人：东南亚东部群岛的贸易与国家，1600—1906 年》以贸易为框架，展现了当地从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三百多年的跨洋贸易历史。本书介绍了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也涵盖了如全球历史、国家形成、市场演变和人类学等更广泛的主题。

**编者按：**本期区域动态关注东南亚作为一个重要海上贸易中心的历史。自古以来，东南亚地区就因其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而成为商人和航海家们的必经之地。作为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桥梁，东南亚沿海国家在历史上被赋予了门户的角色。这些国家的港口城市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和其他重要航线的关键节点，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活动形成了一个繁荣的贸易网络，带动了文化和物质的交流。希瑟·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的新作《航路与守门人：东南亚东部群岛的贸易与国家，1600—1906 年》（*Seaways and Gatekeepers: Trade and State in the Eastern Archipelagos of Southeast Asia, c.1600-c.1906*）通过深入研究东南亚沿海国家的历史，揭示了这个地区作为海上贸易中心和文化交融的重要地位，向读者展示了东南亚国家如何通过海洋交通连接了世界的不同角落，并对全球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于理解东南亚地区及其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 and 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动态

IIAS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东南亚研究杂志》（*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23 年刊载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历史系讲师马滕·曼斯（Maarten Manse）为希瑟·萨瑟兰的新著《航路与守门人：东南亚东部群岛的贸易与国家，1600—1906 年》所写的书评。原书作者希瑟·萨瑟兰系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退休教授。全文编译如下：

萨瑟兰的《航路与守门人》是一部优秀新作，它探究了东南亚东部群岛迄今仍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萨瑟兰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退休教授，出版了大量有关爪哇和印度尼西亚东部历史的著作。本书汇集了她二十年来对东南亚东部群岛海上贸易区域的研究成果，该地区北起菲律宾南部和苏禄群岛，南至婆罗洲南部和巴厘岛，东至马鲁古群岛和新几内亚岛。沿着重要的航路，《航路与守门人》重新评估并深入探究了几个世纪的商业和政治互动。通过这片海上贸易区的港口、海湾、河流和海滩，这些航线串联起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跨洋贸易体系。

萨瑟兰认为，这种互动的核心在于东南亚岛屿上的“守门人”（gatekeeping）社会——其中最主要的有菲律宾南部的海上苏丹国、东婆罗洲的沿河政权、特尔纳特（Ternate）、蒂多雷（Tidore）和望加锡此类强大的香料贸易苏丹国，以及受印度影响的巴厘王国。这些群体在本书中登台亮相，它们并非处于边缘或被孤立的位置，而是相互联通的，在连接亚洲跨洋贸易体系方面至少与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人、阿拉伯人、古吉拉特人和欧洲水手一样举足轻重。后者通过控制人们进出贸易体系的走廊和十字路口攫取利润（第 441 页）。东南亚东部群岛的人民常常被描绘成过着“无国家”

区域动态

(stateless) 的生活, 是“没有历史的人”(第 22 页), 还被当地本土的外部力量、商业和殖民政权以及征服者视为目标, 萨瑟兰则展示了他们如何生产那些曾经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商品。事实上, 他们积极参与了富有韧性的贸易网络, 从而带来了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交流与互动。萨瑟兰认为, 航路沿线的商业可以作为正式国家形成的另类叙事框架, 解释不同形式的社会整合、政治合作和相互联通。

本书结构清晰, 并附有实用的“数字附录”, 网站上 (<https://epress.nus.edu.sg/seaways/>) 提供了很多丰富的地图、图片和其他资源。本书的诸多章节被分为“概况”(Foundations) 和“历史一瞥”(Glimpsed Histories) 两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地理和气候等因素对该地区社会政治的影响。第二部分则在充分回顾和总结现有学术研究以及欧洲和印尼资料的基础上, 按时间顺序深入探讨了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东南亚贸易体系的形成, 以及关于不同岛屿的社会经济史。书中的史料运用得当, 有关这些岛屿的知识十分详实, 或许有些读者会觉得过于细致。

萨瑟兰对她的研究课题有着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 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各类资料, 但是关于不同村庄、海湾、河流和岛屿的微观历史, 有一些在索引中并没有提及(例如, 在第 1 章中: 阿迪岛[Adi island], 第 60 页; 沃坎岛[Wokam], 第 61 页; 提沃罗岛[Tiworo], 第 64 页)。此外, 对不同社群细致而深入的描述和分析并不总对本书的写作动机和论证有帮助。萨瑟兰曾在导言中引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 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的著作, 阐述了政治—经济互动和国家建设的动态变化, 然而后面许多经验性的章节却更具描述性, 这有时与她在导言中的广泛理论野心相冲突。在第二部分(第五至十章)的章节中, 理论分析范围的使用仍然不够明了, 本书的理论抱负由此隐匿在背景交代之中。萨瑟兰只是把本书视作一个对该地区形成更全面理解的新开端。萨瑟兰行文谨慎, 避免言过其实和以偏概全。她呼吁其他学者跟上她的脚步, 撰写更加详细的地方史(第 448 页)。

我们当然希望历史学家能够接受这一挑战。或许, 萨瑟兰“即将出版的关于望加锡历史的专著”(第 xiv 页) 将呈现同样丰富和创新的研究。本书定下了很高的基调, 是东南亚史学的一座里程碑, 它改变了我们理解东南亚东部群岛的方式, 并将这些岛屿纳入了它们在全球史中应有的位置。

(英文原文见: Manse, M. (2023). Southeast Asia. Seaways and gatekeepers: Trade and state in the eastern archipelagos of Southeast Asia, c.1600–c.1906 By Heather Sutherland Singapore:

NUS Press, 2021. Pp. xv 537. Maps, Images, Bibliography, Index.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54(1), 154-155. doi:10.1017/S0022463423000061. 编译转载已获授权)

《国际海洋史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于 2022 年刊登了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人文、语言和全球研究院 (School of Humanities, Language and Global Studies) 亚太研究教授尼基·J. P. 奥尔斯福德 (Niki J. P. Alsford) 关于希瑟·萨瑟兰所著《航路与守门人：东南亚东部群岛的贸易与国家，1600—1906 年》的书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威廉·米尔本 (William Milburn) 曾在 1813 年出版《东方商业》 (*Oriental Commerce*) 一书，该书为那些在东南亚海岛寻找商机的商人提供了有益信息。随着马鲁古群岛 (或香料群岛) 的货物价格飙升，商人们只能在东南亚另谋销路。在整个商贸网络中，贸易和商业具有去中心化 (decentralised) 和自发组织 (self-organised) 的群体行为，用一个更贴切的词来形容就是“集群智慧” (swarm intelligence)。不论远近，贸易者们传递着关于市场供需的信息。这种多知识系统将带来复杂的贸易谈判，并通过蜂巢思维 (hive mind) 协调价格。正如生态学家约翰·缪尔 (John Muir) 写道：“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一样看似独立存在的东西，我们将会发现它和世间万物息息相关”。<sup>1</sup> 这个论断与东南亚的岛屿正相符合。东南亚人民使用数百种不同的语言，拥有多元的信仰体系，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规则在哪里。十七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并没有建立起与该地区的交流，反而破坏了既有的贸易体系，因为他们试图通过殖民化和市场化的过程来垄断商品。

区域动态

希瑟·萨瑟兰撰写的《航路与守门人》直接明确了“沿海”东南亚这一术语 (‘maritime’ South East Asia)，认为它同“大陆”东南亚 (‘mainland’ South East Asia) 相比有所不同，这种差别有利有弊。萨瑟兰认为，它标志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与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 (former Indo-China) 的区隔 (第 1 页)。她进一步讨论了印度和中国的影响，这些影响形塑了以南亚语系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为主的“大陆”的发展，与讲南岛语的海岛地区对比鲜明。虽然这种“框架结构” (framing structure) 是本土差异性和组织化政治等级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的典型叙事，但它并没有很好的阐明二者之间的联系。就该书的范围而言，我理解该书聚焦海岛地区的逻辑，尤其是萨瑟兰准确地认为“典型”叙事往往隐含着对跨洋贸易历史的漠视，而海上贸易正是这些岛屿一

<sup>1</sup> John Muir,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1, p.157.

千年来的生计所在。因此，虽然萨瑟兰将此书定位为关注沿海东南亚的著作，但她在开篇就指出了“典型”叙事的不足之处。

《航路与守门人》以地形和气候开篇，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气候、环境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理解复杂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自从沿海东南亚首次出现这种“守门人”社会，就预示着人类以韧性面对外部力量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这种韧性也增加了脆弱性，个人和社群根据感知到的风险等级来调适他们的行为（即风险补偿理论）。对当地环境进行气候解释的本质是解释人、物和观念在整个地区之间互联互通的关键，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影响。萨瑟兰认为，这些“区域性的交换网络”是“远至罗马、波斯和中国”市场的贸易网络（第 35 页）。独特的商品即马鲁古群岛的香料吸引商人前来，“到了公元前三、四世纪，这些商品通过爪哇和南中国海，与大陆东南亚和印度进行交易”（第 35 页）。

尽管萨瑟兰承认环境决定论的重要性，也将沿海东南亚的传统叙事与对区域连通性的确切理解联系起来，萨瑟兰还是落入了亚当·斯密式的陷阱。萨瑟兰在书中写道，殖民时代之前存在着一个“原初贸易”（primitive trade）网络，它植根于当代后殖民时期竞争的市场交换历史。她认为，该地区内的跨洋动态和相互联通是资本主义在深厚历史语境下的证据。她称之为“弱全球化”（thin globalisation），具有“高广度、低强度、低速度和低影响——但长距离贸易联系[具有]巨大的韧性”（第 8 页）。

然而，这种逻辑需要仔细解读。澄清一点，我并非完全不同意。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更广泛的印度洋、南中国海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近大洋洲（Near Oceania）形成了世界商业的轴心，正如萨瑟兰指出，“对这些岛屿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第 10 页）。这一点在“地图 4. 东部群岛的自然地理”（第 46 页）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然而，如果这些商品像萨瑟兰所说的那样，在几个世纪中远距离地移动，这是不是“贸易”的证据？例如，如果台湾岛上的南岛人开采的玉石被运送到沿海东南亚的一个岛屿上，这是不是某种商品交换的证据？对于这样的一种商品流动，难道没有其他解释吗？正如大卫·格雷柏（David Graeber）和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在《万物的黎明》中所说，有无数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在没有“任何类似市场经济的东西”的情况下，有价值的物品是如何流动的。<sup>1</sup>在该地区最引人注目的是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库拉交换”（Kula exchange），这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在 1921 年的《西太平洋上

区域动态

<sup>1</sup> David Graeber and David Wengrow,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1, p.22.

的航海者》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研究中提出的理论。

必须强调的是，我关注的不是《航路与守门人》中的理论，而是逻辑上的跳跃和认识论探索中关于其他形式交换重要性的断层。也就是说，萨瑟兰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一点，只是没有深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物物交换。在“相遇” (Encounters) 一章中，她提到了物物交换，但物物交换只是出于欧洲人的不便；之后，她进一步暗示了物物交换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交换形式，却没有深入探讨 (第 86 页)。书中还提到了 (尽管更为间接) 欧洲人失望于缓慢的商品交易货币化进程，这可以进一步证明，跨越遥远距离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并不总是依赖贸易。

《航路与守门人》精彩纷呈。它引起广大读者共鸣，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东南亚研究的核心教材，因为它为欧洲与欧洲以外地区的接触提供了有益的比较资料。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环境决定论。沿海东南亚的高流动性佐证了其人民强烈的海洋导向性，与安土重迁的人相比，这使他们更不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

海洋上的流动性是南岛语族扩张的文化基础，造船技术的进步随后使这种扩张达到了前哥伦布时期的最大程度 (地理意义上)。萨瑟兰提醒我们，沿海东南亚在这种交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英文原文见: Alsford, N. J. P. (2022). Book Review: *Seaways and Gatekeepers: Trade and State in the Eastern Archipelagos of Southeast Asia, c.1600–c.1906* by Heather Suther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34(1), 210–212. <https://doi.org/10.1177/08438714221080285>. 本文为开放获取)

策划: 尹一凡

编译: 李庚润

统筹审校: 东南亚组

区域动态

IIAS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